毘陵人品記

毘陵人品目三

宋

張覲 杜鎬 許九 張佖

張昷之 張次元 葛宮 葛密

葛書思 陳懋道 孫墀 時父

邵靈甫 沈樗 蔣堂 胡宿

胡宗炎 胡宗愈子端 修 杜杞兄紘 弟桁 蔣昇

袁默弟點 凌浩 丁寶臣 錢公輔

丁騭 蔣之勉 蔣之奇 蔣瑎

毘陵人品記卷三

宋

張觀字仲賓毘陵人南唐舉進士歸宋拜監察御史三司言劍外賦輕詔觀往按䟽言遠民不宜輕動撫之猶慮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太宗然之復上言方今遠人未服邊鄙不寧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封祀猶闕誠願陛下體貌大臣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上嘉納詔遷度支判官俄出為諸路茶鹽制置使以

言忤旨貶知黄州遷揚州皆有善政召爲三司河東判官以越局言事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黎桓丁濬事被劾卒觀博覽史漢論事切直有古人風

杜鎬字文周無錫人博學彊記太宗朝爲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時將南郊慧星見宰相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上爲罷郊祀遷著作佐郎歷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鎬對經義稱旨又論黄金貴賤及天寶黎園事敷奏詳明再遷

爲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編次館閣書籍會修
太祖實錄命編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授龍
圖閣待制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凱旋過懿德皇
后忌日或以軍中鼓吹爲疑馳問鎬鎬曰武王載
木主伐紂前歌後舞可據也與修冊府元龜拜右
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特命班次樞密直學士
儒者榮之真宗每得古物與書以詢鎬皆能究其
本末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在某書某卷幾
行覆按無一差謬士大夫有所論譔訪以古事雖

晚輩卑品應答無倦所居僻陋僅蔽風雨和易清素士類推重官至禮部侍郎

許九無錫人力田爲業早喪父獨與母居歲饑九乞食養母人厭其數數斥之九晝夜悲痛因斷手取信血不出人以爲異復乞入市因取所斷手置杖頭示信市人哀之咸餽食其後母子果全于難進士孫浩聞於邑令令以九毀傷肢體爲不孝逐之浩與俱去留養於家母卒九漆其斷手口誦浮屠言與母俱歿

張佖毗陵人隨李煜入朝太宗授之史館家多食客
一日太宗問曰卿何食客之多佖曰臣之親舊多
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常過臣飯亦
不過菜羹已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
食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始信其不欺時爲之菜羹
張弟鑄字希賢祥符中進士四典名郡五任憲司
皆有殊績子昷之
張昷之字景山亦舉進士歷知温州蔡齊薦其材擢
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知亳州恃恩不法誣陷

蒙城令昷之廉出之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窮治務酷昷之請悉用漢法徙河北轉運使備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計昷之戒斬木毋得深入卒不復逃還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轉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内侍楊懷敏任邊事殺保州通判石待舉謀爲亂昷之自魏馳至部分諸將召懷敏曰不即來當治以軍法懷敏既至不解兵昷之曰將欲反邪叱去兵衛懷敏不敢動還除戶部副使奪職知虢州後與

從父鑄並以光祿卿致仕縉紳榮之盛之壽吏事
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奉祀焉
張公元鼎之子以父任累轉太常中書提舉淮南市
舶事以稱職聞知信陽軍興學作士學者感學除
江淮荊浙福建廣南提點坑冶鑄錢司事躬自巡
檢務革積弊卒於道山陽徐仲車聞之嘆曰張公
所性高明義而能果公不可撓潔不可污考其所
尚蓋古之剛者也鄉忠公雅重其人既沒序次其
行事傳之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掌書記嘗屬文上泰平雅頌十篇眞宗稱善召試學士院出知南充縣東川饑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劒州論降土豪聚衆阻山澤者山多銅鐵吏挾姦罔利歲課不登宮變法裕國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以聞論賞宮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何以爲功乎累官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宗黨撫孤甥衆以長者見推

葛密字子發宮之弟性恬靜舉進士爲光州推官有

興政仕至太常博士年五十上章乞休抑嘗交止
大笑曰僕非疾老然不得已而休官者殆有餘裕
哉即退居青陽湖上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而卒
生平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湖上集

葛書思字進叔密之子亦進士調建德主簿欲迎父
之官父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
五斗米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餘年近臣表其
志行起爲泗州教授弗就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
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塚舍久之出爲封丘主簿

仕終朝奉郎父子清節後先相映崇寧間特詔賜
謚清孝
陳思道江陰人鬻醯爲生買物不酬價人服其德母
病衣不解帶者數月飲食隨母多寡母喪水漿不
入口七日既葬結廬墓側日夜悲慟晝則白兎馴
狎夜則虎豹環廬而臥咸平初詔賜束帛旌其門
孫遘晉陵人母周氏嘗刲股起父疾遘效之金
陵學母卒哀毀踰禮崇寧間郡守李孝節聞表其
閭裔孫鎬年老病疽其子裂肝以濟尋愈淳祐間

郡守李廸表其所居里為申孝以昭世德云

時父宜與人尚書時彥之父逸其名故稱時父初為鄭州牙校年六十餘無子入蜀部綱吏勸其市妾獲一女甚端嚴扣其由來默不對且起見其以布括髮怪問之女泣曰妾本京都人父雅州椽道卒母鬻妾為扶柩資父惻然亟以女還其母而不索其金更出所餘助之歸葬還告其妻妻曰公陰德厚矣何患無子一夕夢偉丈夫衣金紫坐中堂尋有娠生子彥字邦美舉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邵靈甫宜興人倜儻好施予家儲穀數千斛咸平中大饑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荅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汶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子孫登進士第孫剛魁南省蓋積善之報云

沈棲字斯年無錫人淳厚樂善饒貲好施假貸多折券歲歉傾廩賑恤嘗以金萬緡佐軍興朝廷欲官

之不順賜號達義處士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舉進士知臨川縣發歙豪僣明道初召爲監察御史禁中災有司欲罪宮人堂言火起無迹恐重天譴遂得詔原論郭后不當廢坐黜嘗發運江淮歲薦士二百人或疑其濫曰十得二三亦足以報國矣尋以事謫官越州奏復鑑湖侵于豪右者擢天章閣待制江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以上計爲名賄遺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後以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克術學舍選賢以教諸生儒風大振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堂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詩學有吳門集二十卷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宿率公私船救之全活甚衆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有囚懼箠楚自誣伏宿疑之辟左右問之良久繼閱初詞蓋婦人與所私殺其夫而誣之以自釋也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

諒去僚吏疑其欺不肯書曆宿請之曰滕侯有過盍不早正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僚吏大慙謝又築石堤以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入知制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被斥未幾復召宿封還詞頭命遂寢京東兩河地震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疏言應在西北二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時議謂士大夫七十當致仕不知止者令有司案舉宿謂非優老之義武吏第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繇當使自陳全其節及言新

樂舊樂難與並用開歲貢上不若三年皆如此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臨護宿言事不可測介如遂死陛下有殺直臣名帝悟追還中使涇卒之變詔劾治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討吏支折不以時安得無罪更拒制命紀綱廢矣拯懼立遣吏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趙滋與兵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今者南北通好內外無患近邊遮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砦之吏力能辦詰何至與甲兵哉縉紳多恥燕京外屬顧天時人事未至

而妄意難成禍且隨之願守兩朝法度以惠元元
天下幸甚宿為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守道自信
不以進退為意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群
居不譁笑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雖貴達常如布
衣時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惟當修身
俟時毋為造物所嗤世以為名言治平中數乞謝
事詔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傅謚文恭

胡宗炎字彥聖宿之子由將作監主簿登第累遷吏
部郎中哲宗朝遼使來弔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

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既還升爲卿初父宿使遼人重之後知鴻臚卿其子也輒嘆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容州卒

胡宗愈字元夫宿之從子舉進士甲科英宗嘗問宿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擢同知諫院王安石以李定爲御史宗愈疏言御史當用論薦不宜任執政意及蘇頌李大臨不草定制坐絀宗愈復封還詞頭安石怒出判眞州元

祐初進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言者攻之出知陳州徙成都蜀人安其政召拜禮部尚書遷吏部卒于端修亦以直言入黨籍

杜杞字偉長以父鎬蔭補將作監簿累遷至度支判官虞部員外郎廣西歐希範率衆破環州轉攻桂

管勢甚熾仁宗授杞安撫使杞至破白崖等寨及其五洞斬首千餘級復攻環州焚其山林積聚希範走保荔枝峒并擒戮之廣西平除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蕃酋孟香率部落內附夏人以兵索香詔許還之杞言彼違約舉兵香不可與因移檄問罪夏人讋服杞博覽強記通陰陽術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卒如其言兄植弟樞皆有時名

蔣昂字希遠義興人仕宋康定初調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不忍杖罰號曰仁主時百姓相約曰有犯仁

主法者衆共斥之訖二載不杖一人復轉凉州經
畧使卒
袁默字思正無錫人父轉爲鄉碩儒默少卓犖中進
士擢京兆府教授入爲司農簿獻撫邊傳神宗召
對遷光祿丞太學博士哲宗即位除湖北轉運判
官默學問淵深人倫宗之謝顯道解論語嘗共辨
確弟點字思與熙寧初在太學直講爲學者領袖
與默共號二袁舉進士累遷通判杭州知淮陽軍
詩甚工東坡見其所作有驚心駭目之歎

凌浩字直翁無錫人與同邑陳敏受業於胡安定之門以經術知名治平初登甲科令蓬萊武陟召拜太學博士推安定之學以教多士翕然尊師之出守渠陽年六十五浩與敏皆未及引年而告老人稱其高

丁寶臣字元珍晉陵人與兄宗臣同登景祐初進士俱有文聲尤工於詩時號二丁寶臣以太子中允知剡縣始至流大姓一人衆皆悅服除弊興利甚衆移知諸暨其治如剡越人咸以爲循吏云後歷秘

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久處館職英宗深知其賢每論人材必稱之後爲言者所指出倅永州卒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舉進士知明州時循前法病民爲均其役同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論疇望淺不草制上謂泥格詔令坐謫呂誨等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振作士類重拓學宮神宗立復知制誥入見上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白事中書曾布謂曰

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　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　欲同之不可得也王安石雅與之善旣執政排異　己者出滕甫知鄆州又主薛向見鹽法議公輔數　帝前言甫不當去向當黜拂安石意罷諫職出知江寧府徙揚州以病乞越州改提舉崇福觀卒

丁隲字公默晉陵人舉嘉祐初進士以經學倡後進尤長於易春秋爲文自成一家有文集二十卷李定用事辟隲爲屬以疾辭蘇軾曾鞏孔文仲輩交

薦騭司馬光當國騭謂之獨後光曰眞自重之士也除太常博士改左右正言元祐間士風險競相爲朋比有五鬼十物之號騭上疏請窮治之後出知處州

蔣之勉字敬叔宜興人博通圖典爲西浙大儒屢薦不仕號荆南先生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堂從子嘉祐二年進士英宗初擢殿中侍御史陳謹始五事進忠賢退奸邪納諫諍遠近習閒女謁凡數百言時論偉之歷江淮

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京師至六百二十萬石鑿泗州股河以避長淮之險無覆舟之患哲宗朝知廣州以平寇功除寶文閣侍制知熙州議斥堠修守備羌不敢犯紹聖中鄒浩以言事獲罪之奇折簡贈別坐責守汝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崇寧初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善經學工詩文有文集雜著百餘卷卒封魏公

蔣瑎字夢錫之奇子登元祐初進士擢大司樂與梁師成議樂舞不合師成怒瑎曰一代典禮當質諸

經何用怒爲不顧而去時燕雲初復廷臣議上尊號揩言裕陵卻尊號爲萬世法柰何諛悅以虧盛德出知興元府王靖作亂擒戮之撫平其賞後引疾奉祠凝虛宮

蔣燦字宣卿早喪父鞠於世父魏公之奇卓越不凡魏公器重之以之奇蔭奏補將仕郎歷知平江臨安二府後以侍郎守臨川告老遷太中大夫提舉玉龍觀卒燦善爲詩孫覿稱其奇麗清婉咀嚼有味其擬東坡作詩律句法廁蘇詩中殆不可辨有

蔣興祖之奇孫以蔭調饒州司錄饒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糾吏卒繕戰具盜不敢犯遷知武陽治爲畿邑最武陽古浪沙也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每積雨必隄潰興祖董治之露宿隄上彌四旬隄完不壞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過其邑或勸使逃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於是監兵與賊遇斬以殉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復益兵來衆寡不敵興祖與其妻子俱死詔贈朝散大夫

蔣芾字子禮之奇曾孫紹興末進士授建康推官秦檜欲羅致爲已用芾堅拒之故終檜之身不得召用孝宗朝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宦者梁珂挑權尹穡論之罷穡芾抗顏繳奏語徹德壽宮上皇歎其忠除簽書樞密院事累遷右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屢疏條奏邊防軍政甚悉母喪去位詔起復之芾力辭帝銳意恢復手詔使決和議恢復二策芾以天時人事未可舉兵凡一二千餘言拂上意尋落職提舉洞霄宮卒

單錫字君錫宜興人嘉祐二年進士明陰陽曆緯星曆之學蘇軾賢之以女兄之子妻焉弟鍔字季隱亦嘉祐間進士詳究吳中水利蘇軾守杭問之因出水利書并圖以獻軾上于朝不果行遂隱居不仕鍔子發舉八行科修陽羨風土誌錫孫時字行可宣和末進士累官監察御史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孝宗嘉納尋除右諫議大夫上目疾久不視朝復疏諫上曰卿言可爲愛朕及卒上爲悵悼

虞大熙宜興人皇祐元年進士神宗朝陳襄在經筵以治行薦及臺閣選所薦三十二人大熙與胡宗愈皆預焉累遷至侍讀

張巨字微之武進人嘉祐初舉明經少從胡安定學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隲爲四友又學易于歐陽修以薦充國子監直講王安石新經行巨與同官數人引去時論高之有易解十卷文集四十卷

陳敏字伯修無錫人少孤廬於墓所受業安定之門安定一見奇之曰此錫山之英也熙寧初舉進士

徽宗朝諸蔡用事斥司馬光諸賢爲姦黨令州郡皆立石時敏守天台曰誣司馬公是誣天也碎石掛冠而歸大觀中詔求八行有以敏薦守令勸駕歎曰昔歸今往出處何異耶弗就蘇軾遺書與之曰風氣凋喪植立于頹波狂瀾中惟吾伯修與景純而已景純謂刁學士也年八十一終于家

沆初字子深無錫人熙寧中進士文辭典麗元祐尚辭賦朝廷嘗以初及柊希佚等五賦頒天下爲格流傳至西夏人織爲文綺官終國子監直講

錢顗字安道無錫人舉進士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用威嚴僚屬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回撓由是獨見器重熙寧間召爲御史裏行王安石行新法宰臣曾公亮依違不言顗疏安石談堯舜以致公輔首財利以爲容悅公亮畏避固寵貶監衢州鹽稅將出臺責同列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得御史自以爲得計不少念報國大疵不若即拂衣上馬去聞者悚然後徙秀州家貧母老貸於親舊以給朝晡怡然自適蘇軾遺之以詩有烏府先生鐵

作肝之句世因呼爲鐵肝御史

許德之字振叔無錫人父希道爲鄉宿儒授四子金一經德之最穎悟舉進士爲揚州法曹與晁詠之韓韶蘇象先同爲椽號稚揚四儁侍臣薦其才徽宗召對言治道無多術惟在進賢退不肖有賢不能用與非賢而遽信皆無益於治擢司封郎中終顯謨閣學士知婺州

王岡字壽祺無錫人嗜學耽書登進士第通判揚州丞相呂頤浩統戎辟置幕下高宗南渡頤浩爲御

嘗使以岡爲參議官多用其籌策紹興間歷左司郎頤浩去國岡以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

余中字行老宜興人幼穎悟熙寧五年與兄貫試禮部中選而貫被黜請自黜以薦兄士論高之明年復魁大廷紹聖初使虜還奏河朔城隍廢圯乞葺治以戒不虞宣靖間金人來寇城多不堅長驅而南始思其言終雲川守

邵材字聖規宜興人熙寧間試開封第一與父潛同舉進士嘗爲監察御史郡上疑獄刑部議當貸死

用事者謂不當貸仍欲坐言貸者材抗言疑獄當貸而寿者反獲罪恐獄吏由此便文自營不復以疑獄聞矣時司馬光極論新法之害王安石語材劾光材曰君實正人可厚誣乎即日自劾而歸後終鴻臚卿

強翊字君翔晉陵人元豐五年除河南寄尉調金壇簿時章惇少與翊善後惇漸入傾險翊心惡之惇居潤時翊任屬邑惇問慰殷至而翊未嘗通一書及惇以宰相起知交護翊失策怡然自若徐曰諸

公以此爲獵華膴地耶尋引年致仕
李堪字仲任常州人舉進士景德間令古田務本抑
末建學立社尊高年行鄉飲毀淫祠黜異教暇復
集諸生耆氏討論政理治化翕然
錢道人逸其名顗之弟也隱慧山與東坡遊道人有
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東坡爲作兩絕戲之曰首
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儂
認認主人人竟是誰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
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已又

贈以詩云毘陵高山錫爲骨陸子遺味泉水齒嘗
哉俗氏早拂衣占斷此山長洗耳

許恕字如心江陰人家北郭號北郭先生能詩得古
體論事多激昂部使者薦授澄江書院山長不樂
即棄去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人莫識也恕少有志
才能自樹會天下多故去之海上慕韓伯休爲人
旁通其術所著有北郭集

劉谷字李朴江陰人有隱操熈寧間嘗召爲修撰君
復辭去將静自宜與來學谷一見許妻以女及舉

蘇挽以詩云行藝已書丞相筆姓名還遶結裕陵知

又云他日如尋隱君子女山深處一孤墳

呂大策字彥發江陰人善詩尤精於書被詔不就人號曰呂詔君

錢郎字中道宜興人舉進士授安州司理申理冤抑轉睦州推官有獄久不決部使諭往按治且啖以薦牘郎曰豈以數十人命易一薦牘乎平反之全活甚衆歷鄜延環慶經略安撫所至有聲績童貫宣撫陝西頗獄市價賤入民粟關內騷然郎屢抗

章極陳其害坐貶永州團練副使睦寇作亂起知
宣州悉意軍事以功進龍圖閣學士貫引爲參謀
師以老固辭致仕卒謚忠定

麗安仁字宅道晉陵人通五經尤長於易張正素鄉
道鄉諸賢皆執經受業

張壆字子厚武進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不忍
離親調官不赴閉戸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
豐元祐間大臣交薦詔拜秘書郎敕郡縣敦遣竟
不就壆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鄰中守常爲名

派所重以不造門為耻卒賜謚正素先生
沈積中晉陵人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宣和中知真
定府上疏論燕山不可取師果敗績童貫惡之奪
其職建炎中追復資政殿學士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偕弟恭先往河南從程伊川
學與楊龜山相友善伊川每謂孚先兄弟氣質純
明可與入道在門凡十七年同門擬之子夏恭先
服膺拳拳惟以顏子為法聞父疾兄弟從步馳歸
五日抵家父已卒哀甚牛馬亦為之淚下不食鄰

嫗至以感傷而死既葬因廬於墓免喪聞伊川訃復馳至洛歸而爲城東書院以祀二程生徒自遠至者衆不能容又於城西創書院孚先生主教於東恭先生主教於西楊龜山先生至郡遂以城西書院館焉謂諸生曰先生實去予兄弟古倍此眞爾師也學先由鄉薦入太學特恩調四明鄞縣改建德尉皆不就命白衣上殿賜承事郎改奉議郎祠後爲臨安教授所著有伊川語錄論語解紹興閒郡守黃公灝奉先生兄弟祔饗城

周恭先字伯温氣質淳厚篤信好學諸同游咸心讓之由鄉薦入太學釋褐授坑冶幹官僻以沽名爲戒終身恬于進取謂子孫曰吾没後毋爲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登進士第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元祐中上疏論人才不振切中時弊哲宗親擢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六事

悖衛之明年貴妃劉氏立詔遂上言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異果廢之初天下疑立賢妃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疑始釋令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頃妃從享景靈雷變甚異宣制之後霖雨飛雹陰淫不止天意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帝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乃付外章淳詆其狂妄遂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

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復辨也初劉后為賢妃生子緣是得立然生子纔三月薨浩凡三諫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五年始得歸疾危楊龜山往省之猶惓惓以國事為問高宗即位贈寶文學士謚曰忠浩為人忠鯁脩潔記覽該綜士之及門問道者甚衆自嶺表歸即所居小園號曰道鄉學者稱為道鄉先生

所著有易繫辭論語孟子解

鄒柄字道久浩之子莊重篤學幼負俊聲弱冠棄科舉從龜山楊時游靖康初自布衣薦除編修建炎間疏請雪其父遷謫非辜且不出泰陵雅意奏可柄素剛鯁與人不茍合克世家學終天台守

唐棣字彥思宜興人從伊川學語以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棣自是有所悟入又嘗問聖人之言可踐否伊川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他日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皆得其說歸次

伊川語錄百四十餘條又復推演師說官終秘書丞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弱冠入太學通六經崇寧初進士第一歷官大司成上言朝廷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俾天下之勢常如持衡庶首尾無軒輕之患且自請補郡出知陳州爲政不立聲威陳地汚下疏新河達淮無積潦詔取瑞香花於陳端友曰不可自我作俑疏罷之召還爲吏部侍郎蔡京令人致意欲以中執法相處端友不答

遂致仕卒贈少師

霍洞字大濤端友從孫喜爲詩居城東之梅坡自號鈎齋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取麻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鳴機軋軋明窓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甑有塵桃席道傍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守聞爲之罷游

李敦字茂嘉無錫人幼孤家貧力學孝養甚謹登進士第徽宗知其才擢太常寺丞遷侍讀文淵閣校鎮京口李敦歷事三朝皆蒙休獎錫賚甚眷晚節最精敏隨事應變之辭爲多云李

毘陵人品記卷三

毘陵人品目四

宋

李綱　張守　胡交修　李端彥

李端行　施坰　唐作求　沈松年

沈有開　費肅孫袞　胡唐老　胡世將

胡珵　蔣循祖　李熙靖　吳慤

葛勝仲兄次仲子立方　葛邲　袁植

吳範　蔣靜　吳師古　陳之茂

陳之淵　尤袤子棨孫[illegible]　喻樗　陳篆

蔣汝通　元簿　陳得一　呂克成
周葵　戴達先　邵及之　耿秉
李辯　蔡戡　丁逢　錢之望
丘崈　丘定夫　張訢　薛極
蔣重珍　向士璧　錢相　趙發
胡鏜　李蟒　包天麟　曹宬
姚訔　陳炤　胡應炎　徐道明
莫謙之　蔣捷　曹岠　錢紳
萬蕃　繆鑑

毘陵人品記卷四

宋

李綱字伯紀祖籍自邵武徙居無錫登政和二年進士以敢言著聲及金人攻汴徽宗傳位太子自稱道君除綱兵部侍郎金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欽宗暫避敵鋒綱力陳不可去之意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綱泣拜以死邀之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乘輿已駕矣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

陛下孰與爲衛上感悟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斬酋長十餘人衆數千人金人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不聽遣李梲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還報綱引前議力爭弗聽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綱奏言金人兇悖已甚非用師不可且據河津絕餉

道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姚平仲勇而寡謀先期率步騎夜斫敵營不克亡去金使來詰用兵之故宰相李邦彥悉委罪於綱欲縛綱以與金金使反以為不可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哭聲動地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下命能殺敵者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

却徽宗還綱迎拜龍德宮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議調防秋之兵奏言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時太原圍未解耿南仲忌綱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移疾乞致仕不許又乞從行期御批以為避廷拒命趣召數四綱曰臣以愚直不容于朝此行無復還理進而以敵臣之類也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不幾悄恪山綱嘆曰事無可為矣即日乞罷乃召綱赴闕

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金兵再至上悟和
議之非召領開封府事綱被命即率勤王之師入
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趣
赴闕御史顏岐論綱爲金人所惡不宜相不報岐
乃封示綱以沮其進綱曰國家艱危豈臣子避嫌
疑自愛惜之時遂行進對内殿涕泗交集上爲動
容綱疏陳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命四
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
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

事留中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大率言邦昌能以死守節敵人未必不悔禍而邦昌僾然正位號擅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不與方請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僭逆如此不正其罪而反尊崇之此何理也又僞命臣僚一切置不問何以厲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昌甚力綱因泣拜曰臣不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乃詔邦昌於潭州吳拜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

義者惟華若水霍安國厥加贈恤上從其請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統御營使疏請置東北招撫司河東經制司使宣諭天子恩德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絕其從敵之心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爲河東經制副使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不報而遷綱尚書左僕射除黃潛善右僕射與綱並未幾詔罷經制司召傅亮赴行在綱言必欲

罷亮乞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御史張浚論劾綱遂落職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知潭州五年召赴行在車駕進發幸建康八年王倫使北還綱上疏曰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宮今倫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

而曰詔諭此何理也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九年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數年之間亟登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嗟悼賻少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敵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自號梁溪漫叟有梁溪

集易傳內外篇等書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除監察御史建炎初上在維揚粘罕將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爲不足畏葉夢得張浚皆欲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六事又疏請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汪黃不悅遣守撫諭京城守闢命就道因上言金人必來寇願早爲之所不聽遂有臨安之幸遷御史中丞論宋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苗劉猖獗勝非竟罷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議欲併合三省

詔侍從集議守言光議較然可行毋徒集衆紛紜衆莫敢異議者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守與康勝皆持不可又陳十害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詔言闕失初守爲副端上疏言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皆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

之議寢至是復申其說僉人冦准諸將獻俘行在
守疏兩河山東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諭以恩信
賊兵可不戰而潰守在福州上詔問攻戰守備綏
懷措置四事守言四者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
餘不足為陛下道矣措置之大畧有二其一措置
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
一軍駐淮東一軍駐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荊南擇
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
令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江南斯可奠枕而臥

也其二措置軍食諸軍旣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措置旣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首尾相應緩急之畧亦在是矣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用呂祉於淮西守言必得門望素服諸將心者乃可浚不聽遂至酈瓊之變江西盜賊未息守知洪州開諭群盜使之自新數月悉平建康闕帥上曰

此重地也須大臣有德望者無如張守王綯數月

卒謚文靖

胡交修字已楙晉陵人崇寧初進士首選詞學兼茂

科歷遷學士兼侍講首論天下大勢謂淮南無藩

籬之衛湖廣有腹心之憂江浙根本未立秦蜀指

臂不相救宜詔大臣修政事選將帥募補卒乘以

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又應詔論弭盜保民

豐財裕國強兵御戎之要語皆切至累遷刑部尚

書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餘人交修言待六百

人俱至則瘦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者從輕詔從之朝論欲以西蜀交子行於諸路又議大舉交修皆力陳其害上問蜀帥於交修以從子世將對後果爲名帥自重兵守蜀餉道險遠水陸皆梗交修言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留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詔行其議後以端明殿學士知合州請免上供以萬計在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彫琢自其從祖窗從父宗愈至交修

及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人者自文修
始

李端彥字相之武進人父鎮舉進士以詩名端彥傳
學多聞崇寧初登第臚傳丙科祐陵覽其對曰直
諒可嘉特陞甲科仕至宗學博士

李端行字正達無錫人弟尚行字師尹俱有俊聲同
登大觀初進士端行為太學博士高麗遣子入學
用夷禮端行曰吾聞用夏變夷以國禮繩之嘗作
詩詆蔡京出宰鄞縣發憤之間終身不復仕尚行

守蘄山治行顯著召爲太學博士累遷江南東道
轉運使以言事去職賦性嚴毅學易深造日以進
言閉戶讀書罕窺其面

施坰字林宗武進人登進士第宣和末除江西提刑
朝命鑿銀林河通大江坰懼導江入浙則蘇秀必
受渰溺之患遂疏緩其役徽宗下詔獎諭進秩一
等持憲閩浙守信州有能聲終敷文閣待制生平
篤意孝養得親書必冠帶跪讀遇恩奏補先及弟
姪鄉邦稱焉

唐作求字叔孝無錫人舉進士公卿薦之徽宗召對稱旨累官朝散郎致仕學術該敏家訓嚴肅振勵後進唐氏自作求以儒名家從弟字益裕亦有識嘗遍謁元祐君子談論移日皆窺其奥

沈松年字性仁無錫人登進士靖康之際丐歸田里以圖史自娛女弟適洪忠宣皓皓使虜歲久松年敦誨諸甥皆中博學弘詞科适入相遵位樞密邁人翰苑名聞夷夏時謂非是舅不能有是甥云

沈有開字應先松年之子少從呂伯恭游學志其大

者不務華藻口耳陶然自樂登淳熙間進士為太學傅士下簾重屏不妄請謁留丞相異之擢與諸聳聽移日丞相拔擢淳熙知名士有開陰贊之不以為功遷秘書丞寧宗即位召入禁內閣民疾苦遷起居舍人忌者排以為學黨坐廢十年屹然不為動起知徽州復改知太平强使應命輒乞休以直龍圖閣致仕家居落實終日危坐時貴者來見皆辭以老疾而獨與朱晦翁通書問焉

費肅字欽恭無錫人少穎秀嗜學登進士第靖康末

高宗開大元帥府於相蕭屯餽道罷歸隱錫山建炎末以薦召赴行在時被召者三人獨蕭抗節引辭不起天下高之孫袤傳學能文以進士著梁溪漫志

胡唐老字俊明宿之曾孫父嘗夢被金甲者兩神人告曰吾唐世老將後生子長名唐老次名世將同登進士第靖康初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所留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從

之時朝廷趣西北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謂必無功不聽後范致虛果以孤軍敗潰澠關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銀民間多藏匿者金人怒欲殺唐老幾死後知衢州苗傅敗走亂兵圍城唐老拒之傅入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解去以功擢秘閣修撰歷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頹兵少方欲脅之以犯臨安唐老怒罵不從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忠愍

胡世將字承公初爲監察御史累遷兵部侍郎紹興

間師蜀奏用轉搬糴運之法以充軍儲公私便之從祖修簡嘗師成都有治行父老曰不圖再見吾父人方之張詠號小乖厓金人陷同州世將駐師河池或勸以退保世將指所坐帳曰吾誓死于此矣遣大將吳璘等出屯要害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得全師而還毋喪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等屯兵威稍振以瘍發致仕卒謚忠獻

胡珵字德輝晉陵人宣和初進士嘗受學於楊龜山又介龜山謁劉元城於南都問答論辨皆得其[illegible]

蘊而元城許珵能護至道珵乃以其所聞退而筆之爲護道錄先是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以其書乃珵所潤色忌之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趙鼎當國以熙豐元祐舊史蕪穢屬珵與張嵲修正鼎去位珵出守嚴陵鼎復相又舉珵與嵲筆削成書時秦檜力主和議珵與同館朱松等抗疏忤檜引去疏詞侃侃皆珵手筆珵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爲一時表正云

蔣循祖宜興人歷知建昌軍問民疾苦宣布詔條實

甚懲惡民大和會游揆謂其治行慕黃霸及於土木之役終始經營不懈于素方之精力當出霸右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至熙靖皆舉進士而熙靖又舉詞學兼茂科累官太學博士以父老乞便養除提舉淮東命下乃得河東而淮東乃臧祐之也蓋省吏納賂易之或使自言熙靖曰事君豈不擇地吾其發人之私求自便邪宰相聞而賢之留為兵部員外郎以父憂去見忌於王黼蔡攸留滯貶秩者累年徽宗召對

言燕山雖定宜益思患豫防兩宮北狩虜立張邦昌㬅靖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解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嗚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卒贈端明殿學士

吳懋字禹功宜興人第進士調當塗縣主簿歲饑官出粟糶者坌集人擾亂相蹂踐以亟懋命布灰於地疎其行坐循灰以進左受粟右輸金未晡而周人無譁者縣有圩田秋雨圩決懋晨夕督治民賴以濟移宿松以簡靜為治凡追逮者書期縣門揭

其自至田里閒不識游徼嗇夫之面縣稱大治金人立張邦昌百官作勸進表楙嘗草戚將自裁會有爲之者乃免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楙罵之曰反虜吾不能擊汝如段秀實邪時雍面頸俱赤不能對後吳开莫儔以表狀詣虜營楙不屈歸高宗即位召復故官除司農卿不拜擢知明州治聲流聞加直秘閣改知吉州尋卒

葛勝仲字魯卿書思之子登紹聖初進士調杭州司理參軍薦試學官及詞科皆第一歷遷太學正上

視學名獻頌勝仲獨獻賦遷禮部員外郎兼國子
司業雅樂成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
禮歐陽修嘗裒爲書百篇號太常因革禮勝仲續
之增至三百篇及建春宮以勝仲爲論德作仁孝
學三論獻之太子復采春秋戰國以來太子善惡
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進國子祭酒尋知汝
州論括田擾民爲李彥所劾徙鄧州爲朱勔所惡
尋罷建炎中起復湖州時羣盜縱橫聲撼諸郡勝
仲修城壁作戰船閱士卒賊不敢近歲大饑發官

廪賑之民賴以濟紹興初再知湖州乞歸十餘年
而卒謚文康兄次仲字亞卿亦嘗爲大司成子立
方第進士以郎官攝西掖忤秦檜奪職更化召用
言者又以附會沈該罷去遂不復起

葛邲字楚輔勝仲孫少警敏以國器稱蔭授上元丞
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後
登進士第除國子博士論州縣受賂及鬻爵之弊
孝宗奬諭之除著作郎歷正言首疏治亂生於所
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榷歲增之害詔

令條陳邲對以六事切中時病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言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遷其勢必至於掊尅取償邲為宮僚八年孝宗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材擇監司明法令上嘉納之除知樞密院事紹熙中拜右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材博采公論寧宗即位邲又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錢穀刑獄必親管日十二時

中莫敢自巳其賞賤如此除少保致仕卒贈少師

謚文定配享光宗廟庭

袁植字材老無錫人崇寧間進士中詞學科擢監察

御史金人入寇陳安邊十二事以誅佞人為先不

納引疾去建炎初召為左司諫直言忤宰臣出守

岳陽會虜騎大入叛臣李允文擁衆恬亂植條奏

其奸允文怒執植正色詆賊不少懾遂遇害允文

誅追贈龍圖閣學士

吳敏字執庚江陰人大觀政和間詔舉八行閭里以

範應不就子仲基仲達皆第進士

蔣靜字叔明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毀淫像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葦場壇市廬舍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於法徙瀛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

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

吳師古宜興人舉進士紹興中秦檜主和議胡銓抗疏得罪師古鋟其疏傳諸夷夏坐流袁州

陳之茂字阜卿無錫人與張九成俱廷對忤權相黜之九成叩頭殿階曰臣之學不如陳之茂之茂能言人所不敢言宜與不宜黜高宗覽其對悚然曰忠言也賜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以經學爲諸儒倡張魏公嘗薦之于朝仕至吏部侍郎終直學士

阮之茂剛果英特論議宏遠深識治體壽皇初銳意天下事然察方正特立之士期之事功無深器待將倚以大用而沒縉紳惜之

陳之淵字宗卿與兄之茂同入太學同登進士同為吏部郎中終秘書省修撰立朝從官不治貲産澹泊自如未嘗以名位矜人人皆服其厚德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擢進士第爲泰興令鳩工築城金陷揚州獨泰興得全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于不求者遂除袤秘書丞缺僉以袤對

張栻曰真秘書也尋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典台州築城高厚明年大水賴以不沒除淮東提舉改江東推行朱子荒政民無流殍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高宗崩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典禮散失上下罔措毋有討論悉付袤斟酌損益定廟號建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袤以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乞懇辭以彰殿下之德臺臣乞定喪制袤奏佛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宜一切禁止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

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兼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光宗即位屢以謹始爲言又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紹熙元年起知太平州除給事中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袤奏侂胄四年閒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是朝廷官爵專狥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月不省重華宮袤上封事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

郎過重華宮中外歡呼尋轉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議事往往不行至差特立召亢爲駭聞自古云小人甚難譬除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衮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謚文簡衮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衮在掖垣首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

君子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即入其中豈盛世所宜有哉數年侂冑擅國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爲知言子棐爲工部侍郎孫燁初爲將作監主簿後帥淮西以儒者守邊威惠並濟終翰林學士

喻樗字子才其先祥符人高宗南渡徙桐廬後至無錫居焉少慕伊洛之學從楊時游登建炎進士爲人質直好議論嘗謁趙忠簡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諫意多而語言少趙奇之引

爲上客紹興初趙贊高宗親征樗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度此舉果出萬全否趙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未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以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於是趙奏起張知樞密院張謂趙曰此行舉動皆合人心曰子才之功也薦樗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樗言趙張宜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張繼之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賢者自相背戾後果如其言

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忤秦檜出知舒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孝宗即位用爲浙東提舉常平以治績聞所著有易義四書性理窟行于世

陳篆字師文無錫人氣豪邁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語意俱到傳爲楷式經學尤該明願執弟子禮者遠近交至一出規矩皆爲良士紹興間舉進士官止于州縣子翥亦舉進士

蔣汝通字亨伯江陰人登入太學晚乃授官不仕而

去以琴書圖史自娛好古博雅尤邃於性命之學嘗著賡旋以袪支干五行配合之說年八十餘精勤不衰

元簿字泉卿宜興人幼業進士輙棄去喜爲詩自號耘軒有歲晚書懷云他鄉故鄉老若此新歲舊歲窮依然烹茶但有二升水沽酒初無三百錢其處約安貧亦足尚也

陳得一字晞夫晉陵人崇寧間乘桴至日本得卷書上丹題付通微三字乃天文曰曆也遂精推步之

學高宗朝日食正朔御史張致遠薦得一至秘省
俾正曆差特命以官辭不受賜號通微處士始得
丹題云

呂克成字世德無錫人有俊才學問精確從游者常
數百人與同邑陳師文友善兩浙士子稱師者必
以克成師文爲重克成以恩科第一終蘄州教授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少力學登宣和末進士調徽州
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攝郡應變
千里帖然召爲監察御史在職兩月言事至三十

章且指宰相趙鼎不任職上爲改容張浚議北伐癸謂此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三上章言之或謂癸沮大計罷知信州秦檜當國意癸前論事必憾趙鼎於是復以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内降差除四人癸奏曰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不樂又論事輙忤檜意落職屏居鄉里憂患頻仍人不能堪癸獨安之檜死復起爲禮部侍郎奏科舉取士宜精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黜乖謬者[illegible]之出知太平州州人紀其功德永懷

圩堤葵悉繕完傍郡皆水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葵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權戶部手詔數問錢穀出入葵言陛下咨詢庶政出入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欲乘間售其私者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孝宗爲之色動金主爲其下所弑張浚曰此恢復之機葵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始終守自治之說及靈璧敗績上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固請去上曰卿何請之力也對曰預政以來

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嬈於心此固
所以欲去也及虞允文陳康伯爲相契決意去位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請老卒贈
太傅謚惠簡

戴達先字子善無錫人父滂有文行紹興初達先與
弟幾先同舉進士行藝並優文體粹然爲之一變
太學諸生稱曰二戴執政有薦達先者高宗召對
擢太學博士孝宗求直言達先條天下利害職守
事宜召試館職歷知池州江陰軍移袁州爲政長

者心仁貌莊平居恂恂臧否不置口幾先字子徵亦以宰臣薦召教諸王稍遷國子司業對便殿論王安石蘇軾學術功利仁義之差上嘉之累遷直龍圖閣號錫谷居士

邵及之宜興人乾道中爲司封郎時和王楊沂中子乞襲封吏部長貳欲上其事及之曰國朝故事異姓王無襲封者雖趙韓王開國元勳及身而已斥去之尋上章請老除直徽猷閣致仕孝宗命輔臣舉漢公卿餞二疏故事由是朝士皆歌餞之爲一

時盛觀

耿秉字直之江陰人登紹興進士出知廣德軍値歳大侵發常平倉活饑民萬餘且自劾矯制之罪寧宗特加獎異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剛方淸儉兩爲浙漕所至以利民爲事終煥章閣侍制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學于尤遂初得龜山之傳登隆興初元進士爲錢塘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選者以上命監視鍛鍊晉誣武臣子謗訕鞫于獄祥不許遂入門既而所告無實白尹尹驚弗從

祥曰即坐譴自甘尹具論如所讞上喜擢官太宗
正丞寘器少監祥言內外賢才宜更出迭入請自
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錢鹽
惡祥疏更鑄新錢淮人以安遷國子祭酒丞相趙
汝愚以韓侂胄族言者去國祥力爭曰頃壽皇崩
兩宮隔絕中外洶洶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
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臣也柰何使
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劾罷之太
學諸生楊宏中等上書留之俱得罪言者言曰道

學解散矣後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卒諡肅簡祥
以公心發公論汝愚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
解嘗對孝宗言唐虞盛治在君臣和又進五規以
廣上意言恢復事本末有序終始一致既歸錫山
或叩以立朝事搖頭不答

蔡戡字定夫晉陵人登乾道甲科持節五羊所部十
四郡歲以礦銀為病戡積鹽羨代輸民甚便之擢
湖南憲使時李昂霄有異謀戡乘其未定單車馳
諭之其黨相顧駭愕即首服罪寧宗朝為京尹歲

淤糴艱歲亟請發粟民賴以濟韓侂胄當國乃請
老有竹[illegible][illegible]集行于世

丁逢字[illegible]叔晉陵人乾道初進士爲激賞所幹官金
主遣使賀上生辰怙貴驕黠傲館伴衆憚莫能制
逢曰示弱何以爲國上書乞借上方劍斬虜使書
奏御筆付宰相曰此人才氣可尚卿先一見速具
奏來遂賜對遷天府倅上方留意邊事命逢知安
豐盱眙二軍皆有政績除川秦茶馬凡供帳公費
悉屏去人服其廉介而馬政修舉召還歷卿監終

寶謨閣待制

錢之望字表臣晉陵人少放達好奇計逆亮闖江以策干虞允文謂虜有內潰之勢允文用其策亮果殞符離之敗之望遣謁張忠獻請三邊並出師使虜罷于奔命則大功可立忠獻不能用之望登乾道中進士授江西帥屬時賴文政猖獗朝廷旰食參政龔茂良薦之之望遂俘文政除金部郎知楚州募力士五百人躬自訓閱虜不敢謀大奚山盜起除秘閣修譔知廣州一戰滅賊擢華文閣待制知

廬州卒

丘崈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初進士虞允文奇其才舉以自代賜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祈請陵寢崈言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悅出知秀州華亭捍海堤久廢鹹潮壞田蘇湖皆受其害崈奏剏築堤成而三州瀉鹵皆為良田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奏楮幣折閱請公私出納並以錢會各半天下稱便被命接伴金使之

賀生辰者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崈要說金使合從慶曆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屈服孝宗悅以忤樞密王抃落職光宗即位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州安撫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崈奏請他將命張詔代挺李仁廣副之遂革吳氏世將之患其後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挺子曦曦果叛識者始服崈之先見寧宗朝自慶元府入朝韓侂胄知崈平日主復讐與可與共功名示以

北伐議宗曰中原淪陷我不可一日忘然兵凶戰危勝負未可知首事之禍其誰與任議得寢以知建康府侂胄聞金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宗宣撫江淮以應之宗言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但當申警飭實邊自彼作則我有辭矣侂胄又議除宗內職宣諭兩淮宗曰使名雖異其示敵人嫌疑之迹則同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乃除宗寶文閣學士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而潰於宿壽宗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泗州孤立淮北所屯

精兵幾二萬人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
諸城則首尾中斷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
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宗諤棄廬和爲守江計宗諤曰棄
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俱存亡益增
兵爲防時金人有和意宗諤以用兵出侂胄謀請移
書與敵宜暫免係銜侂胄怒罷宗諤及侂胄誅起知
建康府淮南運使招輯邊民爲御前武定軍分伍
六軍餘汰歸農月省錢米幾十萬以病丐歸卒謚
忠定宗諤儀狀魁傑神機英悟常慷慨語人曰生無

以報國效顧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之性然也
丘定夫字與游宗四世孫與兄楊州教授與唐弟淞陽縣丞與南三人同居一門之内怡怡如也二子堅基皆為儒官克世其家云
張訢毘陵人紹熙間知紹武光澤縣嘗倣社倉之法境内以實諸市里之民貧無蓋藏及中下之家生子不舉者皆人為之給又附倉列屋以待行旅凡疾病無所歸者悉就養焉其法甚精朱熹為之記
丁常任字卿秀寶臣從孫博學强記累官戶部侍郎

極論復讐大義言極憤切孝宗為之動容官寶謨閣待制致仕爵晉陵縣男食邑三百戶壽八十三終于家

薛極字會之武進人日記萬言後舉進士嘉定間朝廷議更楮幣剏安邊司極與有力嘗上疏寧宗曰願陛下深思願治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以不實紀綱雖舉必益求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上嘉納之立朝三十餘年多所裨益終㣲知

政事封和國公致仕卒

狀董玠字良貴無錫人從尤文簡學嘉定末進士第

一授建康府簽判與太守議荒政不合引疾乞祠

即所居築一梅堂著書自娛與魏鶴山眞西山爲

深交紹定初召對首以本心外物界限爲言且論

苟且無窮之費民有無窮之憂會行都火史彌遠

當國乃極言主柄下移權臣勢重天下知有相而

不知有君上讀之感動他日星變復申前說進爲

君難六箴皆極剴切召爲秘書郎端平初入對上

亟奏乞召用真德秀魏了翁進崇政殿說書進講
戒勿白家事務以積誠寤主毋草奏辭心盛服有
容啟則手書削稿遷著作郎邊帥議和戰不一董
珍奏乞更責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不聽及關洛
師大衄復議進兵董珍言恥敗而欲勝之則成忿
怒生釁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
頗主不必矯激之義似畏其剛方太過豈欲其平
易省事乎又言更化以來舊臘未去者五狗私調
停積讒妬必依違而又苟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二

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久之詔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謚忠文學者稱為一梅先生

向士璧字君玉武進人紹定間進士累官大理卿倉州嘗然捐家百萬以供軍費帝嘉之開慶初涪州危士璧往援時賈似道宣撫六路檄士璧以軍事付呂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浮橋奏捷元兵圍潭州甚急士璧破之進兵部侍郎似道嫉其功諷御史劾罷之又責償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士璧不能償而死復拘繫其妻子徵之德祐初詔

復其官立廟彈州

錢相字君玉晉陵人幼穎異以詞賦稱登嘉定間進士端平間以眞德秀薦累遷監察御史有直聲自起居郎入經筵歷兵禮吏部尚書以親老丐祠年八十一而卒以德壽稱

趙發字達甫江陰人嘉定末進士端平初上欲除發諫省會當國者先遣所親諭意發謝絶之命遂寢終秘書省校書郎發和而肅介而通粹然君子之儒

胡鏜字伯遠江陰人嘉定末進士歷知寶慶府工部郎官學有根本一室蕭然疑塵滿几處之晏如嘗有詩云貧居三不往薄宦兩無求三不往者州郡時貴富室也兩無求者薦剡財貨也由册府與名藩同館以詩送之曰院靜書千卷庭清水一盂蓋實錄云

李駂字顯翁無錫人育於外祖尤梅澗家從其猶子棣學凡有觀覽即通其旨咸淳中領鄉薦肆意經史下至稗官小說無不涉獵有事文類聚校正白

虎邁風俗通等集自號慧泉散吏子元昭慈湖書

院山長元明亦隸儒選

包天麟字仁甫江陰人咸淳間舉傳學宏詞科嘗注

易詩書春秋年八十三而卒手未嘗釋卷元旌表

其門贈江浙儒學提舉子植標俱登第

曹信江陰人第進士仕至朝奉郎江陰屬郡爲縣屬

毘陵民間舊無産税出丁鹽錢所輸特重宗信爲請

儘存什二人皆德之

姚晋宜興人元兵圍常州州守趙與鑑遁州人王良

臣等以城降訔與陳炤謀起民兵復之事聞授訔知常州伯顏圍城訔與炤王安節等力戰固守招降百端終不聽顏怒役民運土爲壘并日築之且殺人煎油作砲日夜夾攻城中甚急而訔守志益堅力屈城陷與炤安節皆死之

陳炤字光伯無錫人登咸淳初進士素號知兵及元兵攻常州姚訔爲郡守時炤以朐山令守丹徒訔辟爲通判或止之炤曰鄉邦淪没何可坐視遂畱襄率義兵戰禦旣而伯顏自將攻圍城陷訔死之

炤猶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詔贈朝奉大夫有司立廟祀之炤率兵時其子應奄出家貲犒軍乞援兵于文天祥宋亡應奄杜門不出衣冠無改以終其身

胡應炎字煥卿宿八世孫咸淳初進士元兵至常郡守姚訔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署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父兄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實立功圖報之秋吾不得復顧家矣父與其兄應發

咸曰圖報之義父子兄弟同之豈容臨難苟免乎乃命其弟應登奉母及其妻子出遯以存其宗應炎選壯士三千人自將乘城爲營晝曰吾州京師北門然城卑塹狹兵皆市人北兵乘勝銳且衆不可當宜樹柵傳城益調粟繕械爲守備計營然之伯顏命元帥唆都率兵二十萬圍城應炎與諸將分門出戰各大提殺其將校甚衆唆都請益師攻圍益急餉援俱絶城陷營炎之應炎巷戰力屈就擒唆都曰若卽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

汝何將校邪恨力不及爾唆都怒遂遇害年才二十七同縣包圭者素有謀畧亦爲營用署武進縣被執不屈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請于郡守姚訔曰計將安出訔曰死守而已道明還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乃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讀老子以死脅之不動遂遇害

莫謙之宜興人爲郡城寺僧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

爲溧陽尉率兵巷戰沒于陳贈武功大夫同時有
萬安僧亦起兵舉義旗曰降魔其寺曰時危聊作
將事定復爲僧亦戰死武進護國寺後石磐相傳僧葬其下
蔣捷字勝欲陽羨人徙武進德祐進士平生喜著述
主於理義不爲勦說其於小學詳斷發明旨趣尤
奥元初遁跡不仕大德間憲臣交薦捷不就不
臣二姓蓋天植其操云家竹山學者稱爲竹山先
生
曹岠字巨山江陰人第進士分教京口李寶辟置幕

府實檄告山東文出叱手氣直辭壯激厲士心人百其勇凱旋特授左宣教郎終通判饒州

錢紳字紳仲無錫人登進士任知州既仕而歸隱居漆塘山中志尚高潔工詩嘗著詩話若干卷所居有湖山之勝得泉于居之南味與惠泉無異名曰通惠作亭其上

董蕃字子衍宜興人冲約靜修恬於進取元初舉茂異除釣臺書院山長不就所著有通鑑質疑已酉鄧文原爲之序

繆鑑字君寶江陰人孝友勤儉好學樂施宋政日紊不復仕進以詩酒自娛學士大夫至今誦之

毘陵人品記卷四